

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

闫红

作品

闫红读名著

瓦大郎

李平生

白瑞德

列尼娜

白瑞德

列尼娜

白瑞德

列尼娜

白瑞德

列尼娜

白瑞德

列尼娜

白瑞德

列尼娜

腾讯大家专栏才女作者诚意新作

在阅读中识别自己，也将自己唤醒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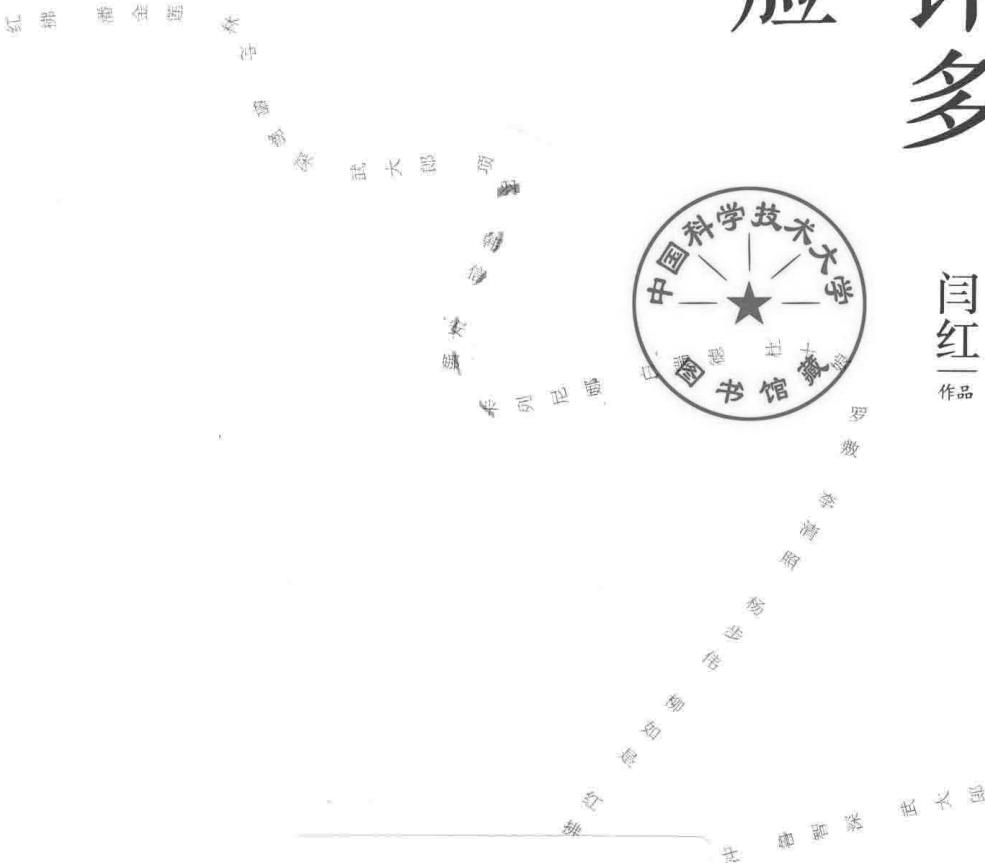
我认出许多

闻红

作品

熟悉的脸

闻红读名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闫红读名著 / 闫红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594-2874-5

I . ①我… II . ①闫… III .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09645号

书 名 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闫红读名著

作 者 闫 红

责 任 编 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 题 策 划 苗 洪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874-5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这些名著中的违和处，是为相似的灵魂特意设下的标记
我等待着，它们被识别，被认领
我等待你，如约而至

序 •

我十四五岁那年，身边的人忽然都读起了名著，我爸的同事，邻居家的男孩女孩，人手一本上海译文出的以电影剧照为封面的世界名著，其中人气最旺的一本，是《简·爱》。

这与同名电影的深入人心有关，特别是那段台词：“你以为我贫穷、相貌平平就没有感情吗？我向你起誓：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难于离开我，就象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一样。上帝没有这样安排。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同你我走过坟墓，平等地站在上帝面前。”

多少人从中读出了又骄傲又卑微又富含深情的自己，女生尤其是，都觉得上天欠自己一个罗切斯特，以及一个达西，一个白瑞德……

开始觉得哪里不对，是在许多年之后，可能是罗切斯特跟简·爱谈自己的婚姻撇得太清：“她的亲戚们怂恿我，情敌们刺激我，她又引诱我，使得我几乎连自己也未弄清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地结了婚。”

您有这么傻白甜吗？您真的无视伯莎那三万英镑的嫁妆？关于这个，罗切斯特又推到了自己爸爸的头上：都是我爸让我娶她。

婚后他就发现，他们格格不入，“她的志趣令我反感，她的心灵庸俗、猥琐、狭窄，奇特地怎么也引导不到任何高一点的层次、任何宽一点的境界。”

言下之意，他自己就是不庸俗不猥琐不狭窄高层次宽境界的心灵本灵了。当年看到这段，对罗切斯特很是同情，如今却难免冷笑一声，“痛说革命家史”，不是出轨男最常见的套路吗？他们也会跟人家说自己的老婆是疯子，对方若是有意，通常会

深信不疑。

并不是想用道德解读小说，相反，我一直特别同意那句话，伟大作品，表现的都是人类的道德困境。问题在于，这部小说的作者，一直试图帮助男女主人公占领道德高地，把原配伯莎，罗切斯特曾经的情人一个法国舞女，以及无端端被罗切斯特耍弄的英格拉姆全推向不道德的境地，作家不可以这样动用自己的金手指，当然，考虑到这部小说有点自传的成分，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读《飘》的体验正好相反。早年也曾稀里糊涂地看过一遍，有点印象的，是郝思嘉很迷人而白瑞德很大手笔，代入感是难免的，虽然淳朴的自己跟郝思嘉八竿子打不着，但若是不小心撞上一个白瑞德，也是很好很好的。

这次花了两天时间重读，读完是在凌晨，整个人都不好了，除了媚兰，每一个人都让我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是白瑞德。

一个太矛盾的人。只是因为他更加忠实自我，被守旧者从家乡驱逐出来，人人当他是危险分子，有点体面的家庭都不愿意接待他。他以桀骜保存自尊，发誓与旧式道德为敌，当他看见

我行我素的郝思嘉，以为寻到一个帮手，他撺掇她各种离经叛道，但又总是阴阳怪气。

因为他的骄傲让他害怕暴露真心，甚至于，他也并不了解自己的真心，他对于旧时代旧道德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毫无留恋，所以他在宠溺郝思嘉的同时，又对代表着旧时代里最好的一切的媚兰崇拜至极，他的阴阳怪气，是他害怕被嘲讽与践踏。

郝思嘉始终不懂他的心，是因为他实在太难懂，也没给她一本密码本。他最后对郝思嘉的怪罪完全是迁怒，他弄得那么苍凉全怪他自己，用一句诗形容就是“佯狂真可哀”。背负太多的他，怎么可能成为最好的情人？

《飘》并不是一部爱情小说，它写的是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里，个人最具个性化的体验，我老觉得，就像《简·爱》被高估了一样，《飘》也许是被低估了的一部小说。

《包法利夫人》则让我一言难尽，它让我想起莫泊桑的《项链》，都是写女人的虚荣害了自己，也害了身边人。但是《项链》里的女主角更加单纯，她犯的是我们都可能犯的错，包法

利夫人不但虚荣，还胆大妄为，为了假想中的更高级的生活，一次次出轨，欠下巨额债务，最终倾家荡产。她比《项链》的女主糟糕多了。

但是作家福楼拜却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这话看似无理，细细品来却像香菱说的，像是舌头上有个千斤重的橄榄，重读这个小说，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

包法利夫人迷恋巴黎，我们向往北广上；她认为更高级的生活，就是更高级的消费，当下不正是如此？她一次次出轨，并非水性杨花，而是看多了恋爱小说，把爱情看成人生的刚需，这种错觉如今依然游荡于世间；她是宝姐姐说的，读书把脑子读坏了的人，这一点是不是很像我们自己？

我无法总结包法利夫人，就像我也无法总结《安娜·卡列尼娜》，尽管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停地在心中感叹：她怎么那么作？却也不得不说，假如她没有那么作，就没有那么美，那么生动。张爱玲都说，生活安宁心里动荡的女人不容易老，只是安娜最后把自己的生活也弄得动荡了，却也是她的一种非如此不可。

当然，让我有了全新的阅读感受的，还是《水浒传》，至于读到了什么，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我想说的是，把“英雄好汉”四个字的道德价值取消，在零道德的框架读它，你会有更多收获。

《三体》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太空飞船“蓝色空间”号上的一些人无意中进入了四维碎片，再看三维的自己，五脏六腑都清清楚楚。维度的提高，会带来更好的观察力，窃以为，阅读也是如此。相对于许多年前，我的阅读，大概是从二维进化到三维了，能够理解更多，同时想蒙我也没那么容易。

这跟终于告别了“择偶式阅读”有关，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说法：在阅读中放入现实诉求，自动代入女主或男主，在书里看到个异性就想TA是不是理想伴侣，存了这个念头在先，自然看不到四野八荒，也不看到秋毫之末。如今读书，无欲则刚，更像是跟大师下棋，不能说走一步看三步，比从前，却是眼明心亮了许多。

从2005年出版第一本书《误读红楼》，到这本已是第十本，我得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它是我对名著的梳理，更是我对于现实的认知。整理书稿的过程，我简直是废寝忘食，有时

小小地得意，有时窃笑不已，我知道有些说法，也许会让人觉得违和，但正是这违和处，是为相似的灵魂特意设下的标记。我等待着，它们被识别，被认领，我等待你，如约而至。

美人其頑

水滸群英

楚漢爭霸

杜十娘看错了李甲而你看错了她 003

潘金蓮为何撩不到武松 049

孔雀东南飞，愚蠢的男人长啥样 009
罗敷和她不存在的丈夫 014

林冲，一个被体制化的人，在这无序世间 069

红拂，爱不爱的，没那么重要 023

王婆，黑道上的草根族 086

两个字看李清照婚姻真相 029

幸运儿鲁智深和倒霉蛋宋江 096

柳如是，她不是寂静女子 035

王婆，黑道上的草根族 086

杨步伟，又强壮又美丽 041

《水浒传》，『兄弟情义』背后的残忍与麻木 113

武大，『绿帽子』名头带来的一次伤害 123

项羽，因为反智，所以迷人 143

鸿门宴上，项羽先输在哪一步？ 152

韩信：会说那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160

名著里的那些
细思极恐○

从简·爱到阁楼上的疯女人 173

安娜·卡列尼娜：越堕落，越迷人 185

从包法利夫人脸上我看到无数小城文青 198

你不是潘金莲，但你是包法利夫人 208

郝思嘉，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 217

白瑞德：佯狂真可哀 227

《傲慢与偏见》：被鄙视链推动的爱情 237

郎才女貌这些道道，在爱情里其实没什么用 247

《小芳》到《成都》，年轻时的爱和放弃 259

“高级丧”就是精神上的葛优躺 267

作为外貌党的杨绛 274

我曾从他的字句里懂得爱和死亡 281

乱世佳人

•

感怀旧时

•

美人 其頤



日出东南隅，

照我秦氏樓。

秦氏有好女，

自名為羅敷。

「〇〇壹—〇肆陸」

杜十娘看错了李甲 而你看错了她

小时候看电影《杜十娘》，在被潘虹惊艳的同时，难免也要想：如果杜十娘一开始就告诉李甲她有那么多金银财宝，李甲还会出卖她吗？当然李甲不是个好东西，但是杜十娘既然都跟了他了，不是已经把他当成“好东西”了吗？就算对李甲失望，也用不着去死啊！那时候我虽然很小，却也知道钱财就是生路。

后来在“三言二拍”里看到原文，发现杜十娘才是个厉害角色。李甲是个可怜虫，生性软弱，却被强者选中，身不由己地往前走，没有勇气做一点抵抗。当同样强势的孙富出现，李甲就站在了“战争”的最前沿，被动地成为事件的负责者。

我们不妨先把这故事捋捋。李甲是万历年间一个小小的富家子弟，时逢日本攻打朝鲜，大明王朝要抗日援朝，一时间经济吃紧。户部想出了“纳粟入监”的主意：让有钱人家捐点钱，子弟就能进入国子监读书。地方上的有钱人纷纷将娃送到京城里来，跟现在花钱留学差不多。有的年轻人离开父母后就开始胡闹，像李甲，一步从国子监跨进了烟花巷。

不过他的沉迷也情有可原——他沉迷的对象是京城脂粉堆里的头牌杜十娘。

这杜十娘色艺双绝，“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李甲也是在劫难逃，只是当他渐渐花光了口袋里的钱，老鸨开始不待见他了。老鸨对杜十娘说：“人家养个闺女是摇钱树，我养个闺女倒是个退钱白虎。他不滚蛋是吧？你去跟他说，有本事出几两银子与我，我把你交给他，我自己再买个姑娘赚钱。”

杜十娘拿住了这话头，问她是否当真。老鸨估摸着李甲已是两手空空，干脆随口出个价钱想为难一下他。经过杜十娘的讨价还价，这个数字从一千两银子变成三百两。老鸨肯打三折，也是量穷鬼出不起。

看到这一段时，我们很容易替李甲着急：他从哪里能弄到这么一笔钱呢？杜十娘应该有办法吧。以至于完全忘了